

西施或美的几种可能

■周佩红





我想象中的西施是一个江南的、水乡的、自然清新的女孩子。她总是在一条小河边浣纱。那是她母亲每天织布要用的纱，浸在水里很沉，对她是一种日常的劳动。她柔韧的腰肢和灵巧的身段就是这么日复一日得来。江南乡野的风对她特别眷顾，吹得她脸色红润，而不是苍白或者焦黑。是的，她不可能弱不禁风，她美得健康而顽强。劳动使她愉快，她浣洗的动作渐渐生出了节奏，就像她生命的动能在被一下下发掘出来。偶尔她低下头，从波动的河水中瞥见自己的影子，于是自然地一笑——她是知道自己美的。而水中的鱼儿见到这舒展自如的生气勃勃的美丽，便觉得自己的游动蠢笨极了，于是羞愧地沉入水底，不敢再看这美少女了。

浣洗完毕，她把棉纱放在篮里提回家去。甩动纱、提起纱、绞干纱的过程其实挺累，她累的时候，就不自觉地用一只手捧住心口，好让自己喘口气，脚步也就放慢了。这是我对“西子捧心”的解释，也许不合传说，但又有什么关系？西施的美本来就无可描

荷香清暑
佳好圖

歲在乙丑夏月
北中第...
...



画,每个人心中的西施都不会一样。她所在的时代兵荒马乱,不会有什么桃花源,江南水土虽然肥美,老百姓过的还是穷苦日子。她本来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女儿,父亲打柴母亲织布,她从小就要干很多活儿。这种生活带给她的欢乐是有限的。她应该还是一个爱琢磨事情的女孩子,生活的艰难常会令她微微地皱眉。在那样一个乡野之地,一个美丽女孩在“捧心”、“颦眉”地缓行,该是多么独特。那是一种沉思的形象,具有遗世独立之美,将她与那些嬉笑打闹的村姑区别开来。在这样的美之中,我想,一种骇世惊俗的做大事情的可能,已经潜藏。

但在被命运选中之前,她的美更多显现在外表。外表的美通常会被岁月磨平,失去光彩。她很可能像别的农家姑娘一样,该出嫁时就嫁了,丈夫是像她父亲一样的樵夫,她则继承了母亲的织布手艺,生一堆孩子,粗茶淡饭度日,直到终老。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这样,数不胜数的普通人,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。或者,她美得太过著名而招人妒嫉、被人加害也是有可能的,《墨子》里提

到一句“太盛难守”，预示了一种悲剧的结局。那么，这至多也就是留下一个单纯的“美”名而已，让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在江南诸暨大地上，确有过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美女。

而西施名字的流传并不这么简单。和中国历史上其他三位著名美女(王昭君,貂蝉,杨玉环)一样,西施的名字也是与国家、政治、君王将相联系在一起。不管是真还是传说,反正千百年的流传已成为一种事实存在:西施所属的越国被吴国所灭,越国大夫范蠡在此时遇见西施,她的美令他震愕,然后,他向她作了一个惊人的提议,让她用她的美色去搅乱、迷惑、摧毁吴王夫差,以争取越国东山再起的时间,完成灭吴复国大业,让国人安享太平。美,在这时已明确地要被政治所用。这不是美的初衷,而是美的无奈。我总在这个昭示西施命运转折的关头想象西施。第一,她会本能地拒绝吗(怎么能向国家的敌人献媚)?第二,如果范蠡真是传说中她的情人,她会气愤难当吗(被自己所爱的人献给自己所恨的人,这是怎样一种心情)?第三,她会意识到这是要把自

己的人格、尊严、名节都奉献出去吗(不知情的国人将辱骂她)?政治家范蠡此刻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针对西施的犹豫,明代戏曲《浣纱记》里的范蠡这么对西施说:“若能飘然一往,则国既可存,我身亦可保,后会有期,未可知也。若执而不行,则国将遂灭,我身亦亡绝,那时节虽结姻亲,小娘子,你和我必同作沟渠之鬼,又何求百年之欢乎?”于是,在戏曲里,也在传说中,面对国家和爱情的存亡,于情于义,西施都决意牺牲自己了。

而她的牺牲,在范蠡口中也不过就是“飘然一往”。似乎,这是很容易的,是可以像轻纱一样飘离故土,去到另一个国家、另一个战场的。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,女子确实被人们看得很轻,无论她有多美。作为男人甚或情人的范蠡,会想象有怎样的狂风暴雨在西施心里发生吗?可能不会吧。至少他不会知道。而作出选择的西施,此刻该美得如何大义凛然、决绝、悲壮!在名节甚于生命的古代,西施此举当是不亚于荆轲刺秦王的壮举,她就

为读西施翻立西施碑作浣纱图

割股即乙丑社行回秋



是女人中的荆轲。

然后是义无反顾的行动。学习歌舞才艺,美容化妆术,宫廷礼仪,娇媚的步态和神态……就像特工受训。一切可魅惑吴王夫差的本领,她都得学到家。据说西施还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名有成就的舞蹈家。在这过程中,西施的美是被发展了,延伸了,还是被违心地扭曲了?不管怎样,无疑她还是美的,她本来的美仍在,而且更强大,成为她深入敌国的支撑。一定是这样。不然她怎能在日后面对敌王,与之近距离周旋呢?

真难为她了!孤身一人的她,在之后漫长的日子里,得把对敌人的仇恨、对一个没有感情的好色男人的厌恶掩藏起来,强作欢颜,为他跳高难度的响屐舞,讨他的欢心。她还得假装无视身边轻蔑、敌对的目光——视她为眼中钉的人是多么多啊,吴王手下忧国的臣子,嫉妒的嫔妃,乃至天下人。西施没有理会。她的意志无比坚强。她已不属于她自己。她就是训练有素的职业特工。她只有一个念头:成为一个有毒的贡品,让吴王夫差吃下去,吃

下去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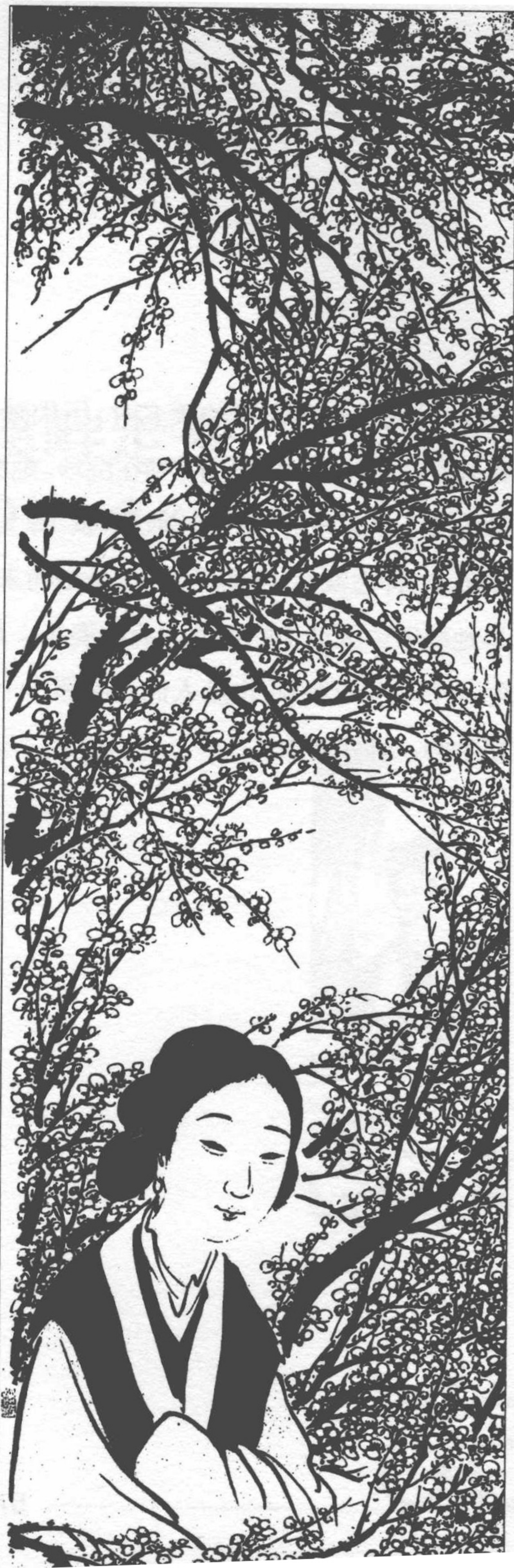
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:西施坐船去吴国途中,离越国越来越远时,不禁悲从中来,泪如雨下,致使两岸长出常年飞絮的芦苇。那么在吴国的宫中,这泪水是在她心里暗流着的。她的眉该锁得更深,心也更痛。她的健康日益销磨。她在吴王宫中所遭遇到、体验到的一切,超出了一般女子所能承受的极限,成为一个有关人性的千古之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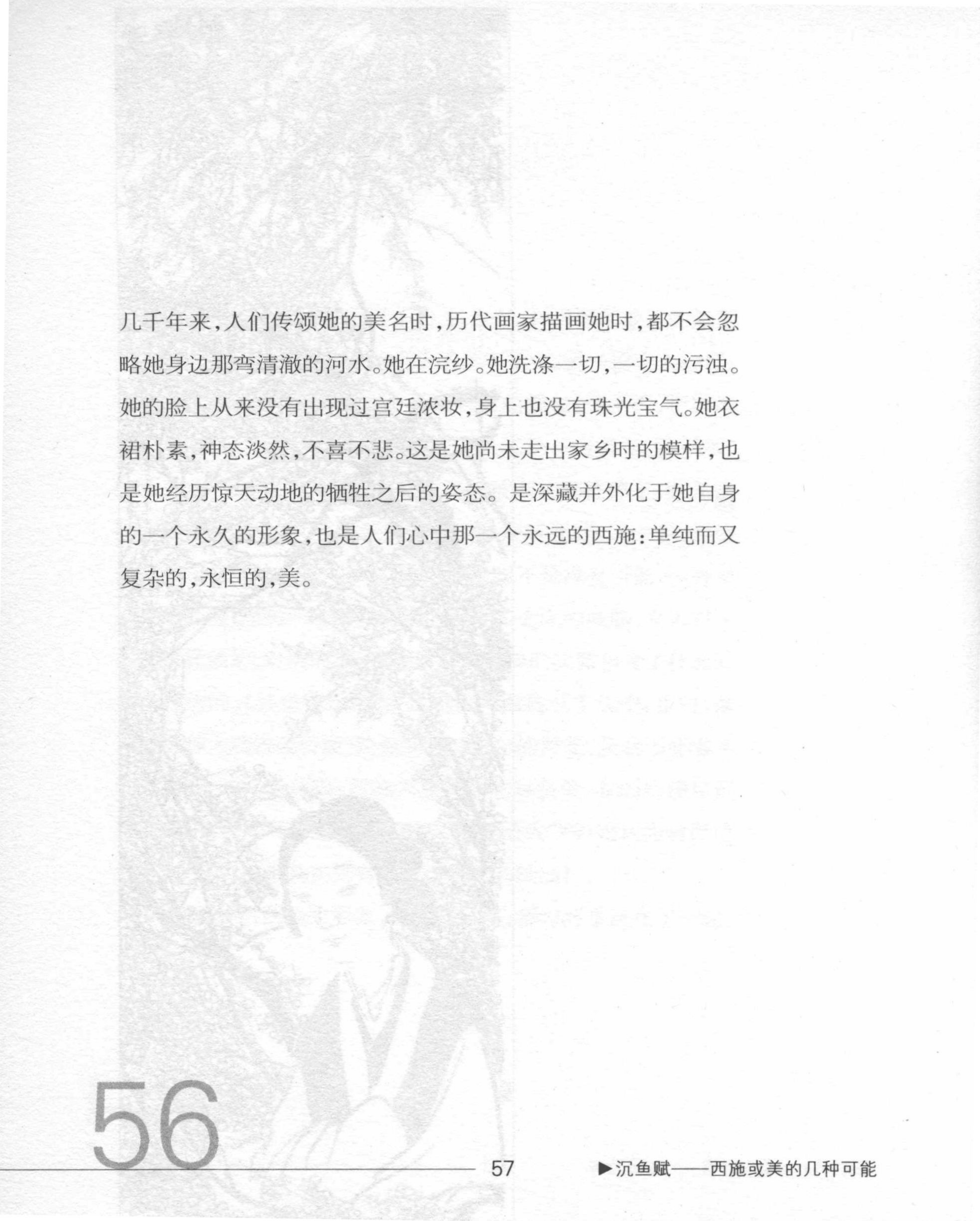
好色的吴王夫差吃下了这个特殊的贡品,中了毒。他纳西施为妃,为她营造豪华的宫殿,为享乐而大兴土木,沉溺于酒色而不拔,昏庸误国,最后众叛亲离。越王勾践则用这段时间励精图治,一举灭吴,雪了“尝粪之耻”,并在之后传出“卧薪尝胆”的佳话。越人也得以在自己土地上暂享安宁。西施为之牺牲的目标终于实现。她应该可以欢笑了。

可是,她在哪里?我在各种史料和传说中寻找她的踪迹。最理想的一说,是她和范蠡“泛舟五湖,不知所终”,也就是说,过神

仙般的日子或隐姓埋名的日子去了。很好，她得到了爱人的尊重和信任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过什么日子倒不重要。另一说令人心痛：吴国灭亡后，越人认为西施是吴国灭亡的祸根，留不得，把她沉到河里去了。残酷，却极有可能，中国人不是一贯有“红颜祸水”的历史观吗？若如此，那么西施是真的被彻底牺牲掉了，既是被国家利益所牺牲，又是被蒙受的羞辱冤屈所埋葬。又一说：西施是被越王勾践的夫人沉入江中淹死的。也不是没有可能：一种足以灭国的美，对另一个国君的夫人将是多么大的威胁。女人对女人的疯狂嫉妒，对美的极端恐惧（不管这美的实质包含了什么），也是可信的。《吴越春秋》则说是越王将西施沉于江中。也对，像勾践这种大功告成后便“狡兔死，走狗烹”的君王，是会下此毒手的。还有一说令人琢磨：西施为复国而忍辱负重，复国后便自沉于河中了。真的吗？她是要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吗？她认为自己已经不洁了吗？可她其实具有多么了不起的纯洁！

不管怎样，西施的形象，最初和最终，都与河水连在了一起。





几千年来,人们传颂她的美名时,历代画家描画她时,都不会忽略她身边那弯清澈的河水。她在浣纱。她洗涤一切,一切的污浊。她的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宫廷浓妆,身上也没有珠光宝气。她衣裙朴素,神态淡然,不喜不悲。这是她尚未走出家乡时的模样,也是她经历惊天动地的牺牲之后的姿态。是深藏并外化于她自身的一个永久的形象,也是人们心中那一个永远的西施:单纯而又复杂的,永恒的,美。